

推动发展心脏介入科30载 陈淮沁获颁钱氏基金会终身成就奖

国大心脏中心高级顾问医生陈淮沁教授，长期对亚太国家心脏介入科的教学和研究做出贡献，并领导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方面的学术和教学发展，因此获得积极推动心脏介入科发展的钱氏基金会高度表彰。

王康威 报道
hengkw@sph.com.sg

30多年来积极推动本地心脏介入科发展，完成超过1万次手术和培养数千名海内外医生，本地著名心脏专科医生陈淮沁教授荣获钱氏基金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

这名新加坡国立大学心脏中心高级顾问医生长期对亚太国家心脏介入科的教学和研究做出贡献，并领导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方面的学术和教学发展，因此获得积极推动心脏介入科发展的钱氏基金会高度表彰。

钱氏基金会自1997年起，为对心脏介入科临床、教学和科研做出卓越贡献者颁发终身成就奖。在陈淮沁之前，曾在1980年代中期将支架血管成形手术引入新加坡的全国心脏中心前医药总监、现荣誉顾问医生辜天海教授也曾获此殊荣。

陈淮沁（59岁）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说，很高兴获奖，因为这代表自己职业生涯得到同行的认可，这也是对他过去30年的付出给予肯定。

“每一个成功都不只是单靠个人的努力，我要感谢家人，以及同事们多年来的支持。我希望获奖也是对团队里年轻医生的鼓励，让他们继续坚持和努力在这个学科继续发展。”

陈淮沁从小立志行医，后来母亲因心脏病猝逝，他便决定当心脏科医生。虽没有能力让母亲复活，但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专业帮助更多家庭避免悲剧发生。

“心脏介入科是比较特殊的，因为除了传统的药物治疗，我们也可以通过手术来疏通阻塞的血管或是改变心脏缺陷，如在冠脉介入植入支架，甚至可以更换心门以及疏通全身的血管。手术技术也越来越先进，我们每天都在前线 and 死神战斗，保护病患的心脏。”

更多新技术工具
复发率降至5%

除了治疗病患，陈淮沁也通过临床试验和科研，积极推动本地心脏介入科的转型。他忆述，30年前刚入行时，心脏介入科技术还在起步阶段，当时只能利用

大型器具将球囊植入血管进行扩张，虽然成功率已很高，但将近一半的病患病情会在半年内复发。后来出现了更多新型技术和工具，例如微创手术以及在支架上面覆盖药物涂层，复发率逐渐降至5%。

虽然陈淮沁没有直接参与器械的研发，但他积极协助本地医学界对新兴技术进行临床试验以及评估，通过个人的经验和专业知识来测试新型技术和工具，一发现合适的就会推荐医院使用，确保更多病患能从中受益，提高治疗效果。

完成逾万宗手术
训练过数千医生

陈淮沁行医30多年来已完成超过1万1000宗手术，训练过的医生更是数以千计。最特别的是，世界各地不少心脏专科医生都慕名前来向陈淮沁学习，单单从中国来的就有七八十名，当中不少现在都担任主治医师和部门主管，陈淮沁每次到中国都会特地与他们团聚。

如今陈淮沁身边每次都有三四名外国专科医生特地前来向他学习和进行科研，他们除了来自中国，也包括东南亚、南美洲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陈淮沁可谓桃李满天下。

他说：“早期我去中国时



新加坡国立大学心脏中心高级顾问医生陈淮沁教授长期对亚太国家心脏介入科的教学和研究做出贡献，并领导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方面的学术和教学发展，荣获积极推动心脏介入科发展的钱氏基金会所颁发的终身成就奖。（特约陈来福摄）

没有人听过国大医院能提供优质的心脏治疗服务，而现在大家都知道国立大学心脏中心。中心

在这30年内树立了国际威望，日前在巴黎的心脏介入科国际会议更是直播我所主刀的球囊扩张手

术，全球有1万2000名心脏科医生观看，展示新加坡有世界级心脏介入科。”

陈淮沁：年轻医生过劳 资深医生不应袖手旁观

针对不少年轻医生过劳和纷纷离开公立医院，陈淮沁教授认为资深医生如果不去改变环境和职责，帮助年轻医生面对压力，可说是身为前辈的失职。

陈淮沁之前在本报写过一篇题为“医生职业倦怠”的文章，讲述年轻医生所面临的挑战。他当时写文章正是因为观察到有一些初级医生很早就退出公共医疗系统，工作不久就面对过劳，甚至是精神疾病的问题。文章发表后得到很大的反响，让他确信为年轻医生发声的必要。

“早期我们的工作量可能更大，但是没有人问我们累不累，例如一开始当见习医生的时候，我曾经有过两年没有一天假期，

也曾因人手不够连续值班五天。我不认为这种情况是一件好事，都过了30年，我不认为下一代必须有相同的经历。

“身为资深医生的我们如果没有去改变这样的环境、改变这样的工作状况，我认为我们的失职。”

陈淮沁虽不喜欢担任领导时须负责行政事务，但他认为身为领导的好处就是比较能改变现状，可以先从自己的部门做起，再推广到整个医院。他担任国大心脏中心主任的时候就积极推动工作环境改革，包括改变中心的文化，强调资深医生和初级医生的团队合作，而不是上下级之间的关系。

至于年轻医生过劳的现象，他建议：“年轻医生应该正视自己的精神状态，资深医生则应该聆听年轻医生的想法，不应否定他们面临的问题。精神问题确实是一个大问题，我们都会面对很多压力，最重要的是前辈要去听，再看有什么办法帮忙，彼此之间互相扶持。”

部分公立医院医生最终选择投身私人领域，陈淮沁虽曾有很多机会加入私人领域，但他没有考虑过要离开公立医院。他认为有医生愿意在公立医院推动最先进的技术，对国家来说很重要，因为这能让更多病患受益，不仅仅是照顾负担得起庞大医药费的人。

更多时间看诊 退休后病患不减反增

陈淮沁教授去年卸下国大心脏中心主任职务，有更多时间参与科研和教学，负责的病患数量却不减反增。

原来，仍活跃于第一线治疗、临床科研和教学工作的陈淮沁不再须要处理国大心脏中心的行政事务后，有更多时间看诊，目前负责的病患人数也就比在当主任时增加两三成。

“现在年纪比较大，我觉得最重要是第一线的临床，能救一条命是一条命。”

除了帮助更多病患，陈淮沁也在退休后选择处理更复杂以及更具挑战性的手术，主要是希望以此和年轻医生交流并传授

经验。他非常重视传承和教学，希望尽可能将自己的经验传授给下一代的医生，以维持新加坡心脏介入科的成就和技术。谈到希望传承些什么，陈淮沁总结出三方面：对病患的奉献精神 and 怜悯心、在精益求精和不断寻求突破时坚韧不拔的精神，以及一代接着一代永不停歇的分享和传承精神。

他说：“我接下来的工作重点还是会放在临床科研工作还有教学，例如关注主编的期刊，以及通过国际研讨会来分享经验。目前心脏介入科的技术和器械都已经算得上非常成熟，但还是有一些新的领域值

得研究，例如往精准医学的方向，找出一些心脏相关基因病因和生物标志。”

他接着说，如何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来加强治疗效果，也是他关注的。

陈淮沁多年来身兼多职，包括担任新加坡心脏基金和国防部心脏专家咨询团主席，同时是亚太心脏介入学会前会长和期刊主编，更是《联合早报》的专栏作家。

他说投入诸多“课外活动”，是希望奉献专长并向向公众普及心脏方面的知识，让公众意识到心脏疾病风险并调整生活方式。